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太宗皇帝

錢議

蜀錢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僞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錢一千以
易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一千七百絹一疋直錢千二
百而鑄工精好殆與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
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
滋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直銅錢一太平興國
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及權利每鐵錢十納銅錢一時
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每

銅錢一得鐵錢十又四其明年轉運副使右贊善大夫張諤言舊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爲千錢可以大獲因復鑄銅錢民祖當輸錢者許且令輸銀及絹俟銅錢多即漸令輸之詔許市夷人銅斤止給錢五百然卒難得銅而轉運副使右補闕韓詠同轉運判官祕書丞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每歲遞增壹分後十歲即全取銅錢詔從其請詠祥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蕭然益苦之或刻佛像毀器用發古冢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詔使臣吳承勲馳傳至成都審度利害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或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責之曰君等御前及

第天子門生何不爲長久計反畏羣補闕范秘丞乎乃皆
言其不便先是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於充用多賦於
民益爲煩擾仲甫并罷之承勲復命己卯詔釐南東西峽
路諸州民輸租及榷利勿復徵銅錢罷官酤酒禁諸州不
得擅徵物價召羣詠范祥及東川轉運使覃同轉運卜倫
皆下御史獄詠覃杖脊配役將作監祥倫免爲庶人覃倫
亦以月俸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後西川轉運使
劉度建議請官以鐵錢四百易民銅錢一百既從之監鐵
使王明曰若此重銅錢而輕鐵錢則物價彌貴矣 淳化
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鐵錢輕
而物價踊每市羅一疋爲錢二萬請如劉備時改制大錢

十當百臣願得專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輕貨物益賤有大
功利詔集三省官議吏部尚書宋瑛等咸以爲劉備時患
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乃患錢多必若改制必不能
久而安易論請不已遂召見安易極陳利害事下中書咸
以爲便即遣安易馳傳詣劍南募工徒改鑄大錢未行監
錢使李惟清言曰蜀土鑄錢行之已久公私獲濟官吏千
百餘計未嘗有言者安易輕恣冒臆變易法制若以一錢
當十貧民賣物舊得百錢者今但得十錢軍人官吏受俸
舊千錢者今但得百錢此尤非便上以語宰相宰相復召
安易語之利害鋒起宰相不得決度支使魏羽以爲且可
於一州鑄大錢行用以觀其効安易復私自募匠鑄成大

錢百餘銷煉數四皆爛然光潔可愛捧持求見云此堅好可行用因擲於殿陛下示不可破者 上以其議堅乃從之御書錢式遣安易與供奉官尹榮貴詔詣川峽諸州治鑄所在並爲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錢悉輦送民間小錢亦許送監計其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旣而一歲裁成三千餘貫衆口籍籍以爲不便又遣使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爲辭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罷冶鑄

別本實錄遣趙安易尹榮等詣川峽鑄錢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從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錢

太平興國二年初江南李煜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樊若水請制監於昇鄆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採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貯銅錢數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雜穀麥銅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七年四月詔江南民私鑄鉛錫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詔虔州市鉛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市鉛斤為錢十五增五錢饒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運使張齊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

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錢爲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爲朕密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鈞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丁鈞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錫場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

爲言始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
雖歲增數倍而稍爲麤惡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詔以
池州新鑄錢監爲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
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於池州詔從之
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絡亮合肥人也

農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
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處
處蓄爲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
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水田

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
河北州軍隄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
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按視復奏如懋言 上
予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入內供奉官閤承翰
殿直段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
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
堰六七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
東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氣遼一月不能成實
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
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亦恥於營葺佃
作旣而種又不熟羣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即載稻

德教車遠吏部送關下議者乃息自是蒲葦蕨蛤之饒民賴其利

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爲制置使樵爲判官按上得樵書又令承矩按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陳堯叟等建水利墾田之議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弃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鄆

賴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述具在望選稽古
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
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給牛一頭治
田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
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
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
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
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
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
力雖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
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蠱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

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廬江人亮南充人也二年四月丁酉皇甫選何亮等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鞏口並北山東注洛表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三白渠亦引涇水百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共溉田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寢廢舊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絕少於古臣等先至鄭渠相視用功最大並仲山東西鑿斷崗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岸壁墮壞堙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既年代遙遠涇河日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
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
三白渠溉涇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
十餘頃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有
斗門一百六十七以節制其水皆毀壞請悉繕治令用水
有準渠口舊有大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若再議興制
則其工甚大且欲就過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
令渠官行視岸之闊薄水之淤損即時繕修疏治之禁豪
民無令峻渠導水以擅其利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
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基址具在杜思曾獻
議請興此堰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千三

百餘數歲出於汧渠之民涉夏水潦薦至渠暴漲水壅遂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修葺之數飲重困無有止息欲自今漑田畢命工拆堰木置於岸側可充三二歲修堰之用所役汧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二千人謂之水利夫將軍嬰可造堰各有其利固不憚勞不煩歲役其人矣擇能吏專掌其事置於涇陽縣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由南陽界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漑田諸處陂塘坊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二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

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八里濶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大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甚煩欲望於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提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焉

陳靖墾田之議

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爲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監鐵權酤斯爲末事謹按天下

土田除江浙荆南隴蜀河東等處地里曠遠雖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十州幅員三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人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弃農耕而事遊惰逃亡既衆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傷殺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爲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生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

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被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逃則鄉里歛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縣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通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蠹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投臣斯任則望借以闢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鑿未計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硯肥均配俾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菜孳畜羊

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便立於保伍連
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
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應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
量田收稅以司農新附之召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
敦本化人之宏畧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
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值
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開白戶部上覽之喜謂
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驅民南畝至於富庶
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
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詣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
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

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
其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民輸稅外有荒田
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歲責以租課願隸籍受田者並
定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
壤有水旱之虞墾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既磽瘠復
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
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一二一家
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
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爲限若寬
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
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

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今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民頑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誘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聚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於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田利害者與靖同議其事恕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樂崇吉戶部副使王仲華鹽鐵判官唐堯叟度支判官李歸一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靖爲勸農使在八月辛酉今并書之

塞滑河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有司議大發丁夫塞之上曰鄉者發民塞韓村決河卒不能成但爲勞擾乃今出卒數萬人賜以內府金帛令內容者使郭守文往董其役 九月郭守文塞決河議久不成上謂宰相曰今歲秋田方稔適值河決塞治之役未免重勞言

事者言諸河之兩岸古有遙堤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
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當今按視苟有經久之利
無憚復修 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

本志作太常丞劉錫今從實錄及會要

供奉官葛彥恭緣河北岸國子監丞趙孚殿直郭載緣河
南岸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隄之舊趾凡十州二十
四縣並勒所屬官司件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
復遙隄利害以聞孚等使回條奏曰臣等因訪遙隄之狀
所存者百無一二完補之功甚大臣聞堯非洪水不能顯
至聖禹非導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汎爲九河始能無患臣
以謂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堤防惟滑與澶

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爲斗門啟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如此則惟天惠民茂宣於德澤分地之利普洽於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獲富庶之資也朝議以河決未平重惜民力廢其奏焉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謂宰相曰修防決塞蓋不獲已秋霖洊降役民滋苦豈朕寡德致其災沴乎趙普對曰堯水湯旱時運使然陛下勞謙勤恤過自刻責下臣恐懼無所措望少寬宸慮以俟天災弭息 丁丑上以河決未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先是役丁夫十萬餘功久不就議者多請罷之殿旨劉吉確稱役不可罷即令助郭守文監督及是而隄成未幾河復決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 雍熙元年正月丙辰遣使按行河決所壞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決將塞故也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旣塞而復決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令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贊請行具言若河決不塞當夷族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於上上甚喜 丙

侍石全振者領護河隄性苛急號為石爆裂數侵侮吉吉
默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艇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
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爾將盪口殺之全振號
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復敢侵侮吉矣 己未滑州
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
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朔水所及州縣民今年
田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卷第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太宗皇帝

陳洪進入朝 太祖朝附見

建隆元年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奉表稱藩
上亦遣使厚賜以撫之 三年初留從効既來稱藩聞唐
主南遷疑將襲已頗懼乃遣其子紹鎰重幣往謝又潛遣
使假道吳越入貢紹鎰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 元宗
唐主李景紹鎰因抵金陵唐主留之上亦遣使厚賜從効
未至而從効疽發背死少子紹鎰掌留務居無何吳越遣
使聘泉州紹鎰夜召其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
鎰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鎰送於唐推統軍副使張

漢思爲留後已爲副使 乾德元年張漢思年老醉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爲牙將頗不平圍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乃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以告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洪進子文顯文顯俱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鐐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閣洪進即自外鐐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老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愕不知何爲乃於門扇間授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爲政授吾

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唐又遣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州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意且將授旄鉞也十二月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煜以表言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二年正月庚子改清源軍爲平海軍命陳洪進爲節度使其子文顯爲副使文顯爲南州刺史洪進每歲貢奉多厚歛於民又籍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助律奉禮郎而蠲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

之 十二月癸卯朔泉州陳洪進遣使朝貢 三年九月
詔南州復爲漳州 開寶九年六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
以江南平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顯
來貢方物且乞修親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劍州聞國有
喪乃歸鎮發哀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言已離本國入朝閏七月庚寅以陳
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八月丙
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甚優賜錢千萬白金萬兩
絹萬疋三年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僚幕劉昌言
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
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爲

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為房州刺史文頊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副使文顯為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衙內都指揮使文顯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德音赦泉州管内給復一年 七月賜武寧節度使陳洪進銀萬兩令市宅 四年三月詔泉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闕所過州縣口食 雍熙三年三月庚寅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陳洪進卒贈中書令岐忠順公

交趾內附太祖附

乾德元年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其參謀吳處坪奉州刺史橋知佐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

二州大亂寇盜羣起始楊庭藝爲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公著攝驪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二萬人擊破坪等境內以安遂自立爲萬勝王以璉爲靜海節度使遣使告南漢王因而授之

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爲靜海節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并書之

開寶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志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五月戊寅以璉爲靜海節度使八年五月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八月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爲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

彥符往使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十二月癸未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修貢賀登極 五年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已死璉弟瑤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而樹黨甚盛漸不可制玆遣瑤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摠其衆

會要及本傳皆云上聞桓玆遣其主始有弔伐意按交州之師蓋侯仁寶發其端恐此亦緣飾之詞爾今不取六月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因其父並居洛陽大地良田優遊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之妹也普爲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寶知邕州

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逃遽奏曰交趾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璽寇知之若阻山海預爲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易於推枯拉朽也上以爲然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璿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閻門祗候王僕爲廉州

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 庚戌全興等入辭命引進使
梁迥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
校江巨湟王紹稱齎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
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
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
而不報 十二月辛卯交州行營言破賊萬餘衆斬首二
千三百四十五級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
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鎗以萬
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
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
村不遇賊復擅還花部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爲

所害有二敗卒先至邕州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殺之
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
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
州開庫賞勞給其醫藥謂人曰若族報則此數萬人皆積
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
王俱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
伏誅陳欽祚却守潘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守
潘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錄在十二月丁巳侯仁
寶贈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戮劉澄等是何月日
今并書於此

七年初嶺南轉運使許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檄諭交
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黎桓亦懼朝廷終行討滅三月甲
寅復爲丁璿上表謝罪且貢方物 八年五月庚寅黎桓
遣其牙校趙子愛以方物來貢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表
言去年十月丁璿及其母率軍民以印綬與桓桓即領府
事上欲直除璿爲統帥命桓副之或不可則當送母子親
屬等赴闕俟璿至乃昇桓節鉞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
旨令桓審處其一亦賜璿璽書桓專據其國已久不聽命
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雍熙二年正月
甲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來貢方物繼上表求正
領節鉞 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來貢

貢方物 十月庚申以黎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
若拙國子博士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
即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
於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覲惟取陷壘使臣鄧君綦
以歸桓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悠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
勞乎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
固此一方何足云也桓默然色沮 端拱元年閏五月丁
酉靜海節度使黎桓遣使來貢 淳化元年正月庚寅命
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黎桓
也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
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

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
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爲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
張皇虛誕務爲誇訛盡出舟師戰權謂之耀軍自是宵征
抵海岸至交州近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
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
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
張白旗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飲
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接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
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
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側陋而
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

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搏魚得一魚左右皆譟呼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綵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竊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春爲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接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閭閻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黥爲閭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

木塔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
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
月歸闕上今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鎬等自叙云爾
十月甲辰黎桓遣使方物來貢 十二月占城國使來貢
方物表訴爲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多被侵掠上賜黎
桓詔令各保境 四年二月乙丑封靜海節度使黎桓爲
交趾郡王遣國子博士王則順殿中丞李居簡齎制書賜
之 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至
道元年十一月丙寅嶺南轉運使張觀言交州丁瑤逐節
度使黎桓出境州民四千餘口內附 二年交趾黎桓性
先狼負限山海屢爲寇害漸失藩臣之禮上志在撫寧荒

服不欲問罪已而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銜昭美皆言風聞舉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山海間失其所據故寇抄自給今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因值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桓尚存而傳聞者誤觀等不能審覈既而有大賈自交趾回言桓爲帥如故 五月戊申詔劾觀等會病卒昭美伏誅於如洪鎮士隆元吉抵罪有差 先庚戌欽州言交趾蠻寇如洪鎮巡檢使董金斌擊走 先是欽州如洪吐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數人并家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黎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

連歲剽掠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桓詔書及堯叟至遣攝海康尉李建中齎詔勞問桓堯叟又抵如昔鎮詰得藏文勇之由乃盡擒獲凡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令潮陽鎮吏守之且戒勿加酷法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七人送堯叟且言已約束溪峒首領不得騷動矣 七月丁卯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使交州以詔書國信美玉帶賜黎桓初待建中禮甚薄若拙始至桓出郊迎辭氣猶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却如洪鎮乃外境蠻賊耳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旋銳固當

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其事果明白然而大臣
僉議以爲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海賊尚爲寇乃是交
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州兵以剪滅海賊使
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至驚駭不若且
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致清謐故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
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
今謹守職約永清瘴海因北望頓首謝至道三年三月壬
辰真宗即位四月交趾郡王黎桓進封南平王九月黎
桓遣其都知兵馬使阮紹恭等來貢詔以方物薦於萬歲殿
太宗神御仍詔紹恭等行拜奠之禮咸平四年正月戊申
交州黎桓遣使貢馴象六年四月廣南西路轉運使馮璉

言交州民四百餘戶來投欽州至海岸即準詔慰諭遣還
本道 九月戊戌廣南西路轉運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黃
成雅附奏自今朝廷加恩願遣使至本道□接王人以光
海裔上以桓旁緣賦歛民受其福未許也 景德元年六
月交州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
至本道慰撫邇裔許之仍以明提爲驩州刺史 二年二
月乙酉以淮南轉運使工部員外郎邵□爲交州安撫國
信使從黎桓所乞也五月交州黎桓死其中子龍鉞嗣立
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
明護率扶闕寨兵攻戰國信使邵□駐嶺表以其事聞
戊午就命□爲廣南西路緣海安撫使聽以便宜設方略

桓子明提先入貢還在路詔送伴使臣就加安撫

國史交趾傳載黎桓死乃以爲明年事誤也邵□除緣海安撫使時桓既死矣國史使文因失事實今改之會要於明年三月始書桓死亦誤也

三年二月交趾兵亂黎明提等留廣州不得歸 三月甲

辰詔別賜錢十五萬米五百斛仍並給館券先是有詔知廣州凌策與緣海安撫使邵□等同方略經度交趾事宜六月辛卯策等言黎桓諸子爭立各聚徒衆散施寨柵官屬離析人民猜懼頭首黃慶集黃秀瑩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奔康州乞量出軍馬平定交趾慶集等願爲先鋒尅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廷允其所乞止廢

本道屯兵益以荆湖勁卒三二千人水陸齊進立可平定
上曰黎桓繼修職貢亦嘗遣其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
順今聞其死未能弔恤而遽伐其喪此豈王者所爲乃詔
策等撫安之虔集等仍計口給衣食賜田畝職務從優厚
□承詔遂貽書交趾諭以朝廷威德如有自相魚肉久無
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
事於是詔□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上言懷柔外夷
當示誠信不若娛龍廷貢奉則加封爵而寵錫之上嘉納
焉交州既定黎龍廷自稱靜海節度使開明王移牒廣
南欲遣其弟詣闕進奉邵□等惡其稱號不敢報具以聞
上曰窮荒異俗不曉事體安足怪也即詔□等諭意令削

去僞官乃得入貢 十二月邵□等言黎龍廷已遣弟入貢乞加朝命 七月庚辰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 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遣封黎桓爲南越王明昶等皆進秩及含光殿大宴明昶等與焉 大中祥符二年冬黎至忠卒交趾亂或云至忠爲其下所殺詔廣南西路轉運使於緣海州軍經度鎮撫時具事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太宗皇帝

李順之變

淳化四年蜀土富饒絲帛所產民織作冰紈綺縠等物號
爲冠天下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取之其重貨
銅布即載自三峽而下儲於江陵調發舟舩轉送京師輕
貨紋縠即自京師至兩川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所
荷爲一綱號爲日進不數年孟氏所儲之諸物悉歸於內
府矣而言事者競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賦外更置
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帛日進上供又
倍其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然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

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糴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衆起而爲亂謂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劫邛蜀諸縣是月寇彭山縣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爲小波所殺初祕書丞猗氏張樞使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元振清白強幹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民甚苦之既受詔益恣橫與民爲仇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矣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崇儀使張玘與小波鬪於江原縣玘射中小波額旣而玘爲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卒衆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爲帥初小波

之黨才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殲死之
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
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萬餘攻陷蜀州殺監軍王亮
及官吏十餘人又陷邛州殺知州桑保仲通判王從式及
諸寮吏都巡檢使郭允能率麾下兵與戰於新津江口兵
敗允能爲賊所殺同巡檢毛儼徒步僅以身免賊衆遂至
數萬人陷永康軍及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縱火大掠留其
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初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及
還言於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宄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爲
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閭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爲成都元
載專尚苛察民有流犯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

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我領方面阡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衆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正月戊午己未兩日連陷之載旣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帥餘衆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劔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甲戌上始聞李順攻劔劔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管内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

遣 二月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
昌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臣陷於塗炭
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
御史裴莊並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
外郎周渭爲陝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
口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帥兵
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李順分遣數千衆
北攻劔門劔門疲兵纔數十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上官
正奮勵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投
劔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
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

以棧路爲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閬道無壅王師得以長
驅而入奏至上喜甲辰命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
兵馬部署輪爲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王繼恩戒
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
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四月壬寅王繼恩
言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
強嶺達平劍州 己酉王繼恩言王師破賊五千衆於柳
池驛斬首千六百級峽路行營言賊三千衆攻廣安軍擊
走之斬首三百級 五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
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皆不可勝計 甲寅繼
恩言克綿州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

溪賊萬餘衆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溺
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十
衆克巴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
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僞樞密使計詞吳文
賞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衆順方欲索城中民黥其面以
隸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 戊辰王繼恩奏成都平
羣臣稱賀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爲給事中仍知梓
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
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內殿
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爲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爲
掌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爲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

李順亂西川即謀爲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鍾爲箭鏑伐木爲竿紐布爲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詣兵於朝旣而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郡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爲江水所毀斌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相賁率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許見氣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五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設

梯衝大軍夜鼓譟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
雜下賊復少却乃別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趣
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
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衆萬餘以
待俄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
盡賊以爲神宥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
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
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
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死報國
奈何欲避難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口之適足以
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

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口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
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閬州圍斬三千人
平遂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
加賞焉 初郭載奔東川上表自陳有詔復令知成都行
府事載尋趨劔門逆王師與王繼恩入成都方平賊時頗
有所全濟載終以失守故慙憤成疾而死以少府少監雷
有終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
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將士渴之會
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至廣安軍軍壘瀕
江三面樹柵會夜陰雨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
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

之賊衆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詔降成都府爲益州
甲戌詔利州興元府洋州西縣民並給復一年以劔南用
師饋運之勞也 丙子李順支黨衛進計詞吳大賞李俊
徐師中吳利涉及其徒彭榮等十二人並磔於鳳翔市
五月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新寧遂深入
梁山廣安渠里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
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謂王師孤
絕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
州監軍秦傳序嬰城力戰既而賊勢轉盛傳序誓不降賊
遂投水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
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

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口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鎗數萬計 六月壬午朔繼贊捷書聞上降詔嘉獎錄傳序次子煦爲殿直復以錢千萬賜其家 辛卯詔兩川軍民被李順脅從誑誤者一切不問群盜保聚山澤令諸州各招誘倍加安撫施州言賊數千聚衆攻圓州城指揮使黃希遜子文卓文範文戰兵馬使黃延霸率丁男百餘人持挺開城門擊走之擒獲百餘人悉皆溺死江中以知州著作佐郎李鵬爲右贊善大夫賞其守禦之勞也 戊戌峽路行營言破賊萬餘衆於廣安軍斬首五千級生擒三十餘人又破賊於

嘉陵江口殺獲二萬餘衆又破賊於合州西方溪斬首五十級先是雷有終率大軍抵合州境上賊衆一萬餘來距會尹元裴莊等亦領兵至因夾擊之遂克合州丙午有終入成都 初賊帥田奉正蘇榮等據固州聞尹元裴莊等至遂遁去斬其黨八百餘因招聚民衆遣復業餘黨尚保渠州又廣安梁山多遊寇乃分兵爲二萬裨將常思德趙廣安梁山元及莊抵渠州合勢進討皆平之 陵州言賊五萬衆來攻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塹知州張旦修完戰具設鹿角招集民丁拒闕大破之乘勝追北斬首百千餘級獲甲鎧萬計詔書褒之 辛酉以知眉州殿中丞李簡爲水部員外郎通判光祿寺丞王象爲左贊善大夫

先是兵馬監押李元汶聞寇作即白簡等繕修守備寇城中兵得七千而邛黎雅州潰卒六百餘人相繼來奔因撫而用之賊帥吳蘊帥衆十餘萬圍城自春訖夏凡百餘日攻不能陷聞王師既入成都乃解圍去簡等出兵追之斬獲甚衆詔書嘉獎而有是命□酉以知陵州國子博士張旦爲水部員外郎通判著作佐郎張翼爲右贊善大夫旌捍寇之功也以劍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爲宣政使順州防禦使 乙未詔川峽諸州聚山林爲盜者並釋具罪峽路行營言賊帥張餘衆二萬陷雲安軍率兵擊走之斬首五千餘級復其城詔書嘉獎

此峽路行營當是白繼贊等非尹元裴莊常思德等也

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院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四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至益州急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訪之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

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城高
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
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銜紹欽亦以詔書來捕餘寇繼恩
始令分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
數萬衆別將西河楊瑣超邛州屬州盜賊巢穴遂克蜀州
曹習等逆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其衆繼恩
常送賊三十輩請詠治之詠恚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
日李順背民爲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爲民何有不可哉繼
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卒繩城夜遁詠遣
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失歡密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
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

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轉糧上喜曰
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
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先是王繼恩遣高品王文壽分領
虎翼卒二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
卧帳中指揮使張璘遣卒數輩持刀排闥徑入斬文壽首
以出會夜昏黑璘猶疑非真然炬視之曰是也時嘉州賊
帥張餘有衆萬餘璘即以所領五百人與之合賊勢甚盛
奏至上怒悉禁錮其妻子將誅之近臣或請勿誅悉索營
中書遣使招撫彼知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可因破賊上
然之冬十一月庚辰命釋其禁錮遣中使齎詔令巡檢程
道符諭旨亡卒果斬璘王首送繼恩繼恩因使為鄉導以

擊賊所至多平之 乙未楊瓊等克邛州於是永康軍永
昌導江雙流溫江郫縣等賊皆平前後招降賊衆幾三萬
人初賊攻眉州雖解圍去猶寇鈔近郊民情惴恐王繼恩
遣宗議使宿翰都頭梁繼明等擊却之斬其僞中書令吳
臨殺獲甚衆州民始莫居時陵州簡州賊黨亦相繼削平
矣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
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帥者亟來
分屯師旅 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
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面門面授方畧鑑曰益部新復卒乘
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
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

縱肆鎡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使臣數人鎡與詠即遣部戍兵出境總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鎡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奠枕矣 宿翰等自眉州引軍趨嘉州庚寅僞知州王文操以城來降翰等遂入據之賊引衆奔邛州復爲官軍所敗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嘉州言獲賊帥張餘亟首送西川餘黨悉平 五月西川行營事縛送賊勾重榮等五人至召見於崇政殿上謂近臣曰此輩皆平民官吏失於撫御遂相誘起爲盜耳及用兵討伐將帥又恣行殺戮此輩懼死故亡命山澤朕遣中使齎詔招誘以誠信待之乃投戈請命亦可哀也以重榮爲供奉官餘四人爲殿直 十一月以奉州團練使上官

正及右諫議大夫雷有終並爲西川招安使召王繼恩歸
闕時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未已繼恩百計招誘不
至正既受任益勵兵政宣布朝廷恩德由是寇黨悉出降
劍南以寧正之力居多焉 二年正月辛酉宣政使王繼
恩徵赴闕對於便殿慰勞久之 戊辰升眉州爲防禦使
陵州爲團練使

李飛雄之變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初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有子曰飛
雄凶險無行不爲其家所容常客游京師魏博間與無賴
惡少年縱酒蒲博以若愚官秦州盡知其府庫倉廩所有
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而鳳翔盤屋尉張季英者飛雄妻

父也飛雄自京師往省李英竊乘其馬詐爲使夜抵驛廐呼卒索馬卒東炬出飛雄復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纓即授以馬飛雄令一卒乘馬前導遂矯稱制以巡邊爲名掠巡驛殿直姚承遠至隴州掠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掠縣尉盧替皆令從行時秦州內屬戎人爲寇都巡檢使周承瑨與田仁朗劉文裕王侁梁崇贊韋龜馬知節皆奉詔屯兵清水縣四月庚辰飛雄至清水矯制盡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遠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觀詔書飛雄怒叱曰吾受密旨以汝輩逗撓不用命且令盡誅汝輩豈不聞封州殺李鶴耶詔書豈得見也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察官吏善惡密以聞嶺南使

者言知封州李鶴不奉法軍吏謀反誅之不問狀故飛雄
以爲言將以承璫等詣秦州戮之因謀劫守卒據城爲亂
飛雄初矯稱制自言上南府時親信會劉文裕哀告飛雄
曰我亦嘗事晉邸使者忍不營救之乎飛雄曰汝能與我
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乃釋其縛文裕策馬
前附耳語仁朗即佯墜馬若墮絕狀飛雄與從卒共視之
又釋其縛仁朗奮起縛飛雄與文裕等共擒之飛雄尚呼
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既而繫秦州獄劾之具得其狀
有詔夷其三族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誅
之及姚承遠等皆腰斬於秦州市先授飛雄馬廐置卒亦
夷其族文裕保塞人也

馬和節傳云知節先辨飛雄之詐因語文裕與文裕傳
不同當考、

是月戊申以飛雄事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性懷
凶險有率檢率屢加教戒曾不悛改許其尊長聞於州郡
錮送闕下常配隸遠惡處容隱不以聞者期功以上親坐
之 六月戊申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先是五代以來
庶事草創凡乘驛奉使於外但樞密院給牒至是以飛雄
故始復舊制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三